

KALDI

送别女王奶奶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

九月十九日，英国女王国葬日。

早上九点四十离开家，前往火车站。街上车子很少，街角的那家咖啡馆居然还开着门，有不少人排队买咖啡、刚出炉的糕点和面包。但小超市和烟杂店全都关门了，有的在门口贴个条子：国葬日，尊重女王，休业一天。

在站台上等候西行的火车，这趟车的终点是“温莎和伊顿河边”，站台上人并不多，是啊，要去温莎堡为女王送行的，肯定在昨晚或今晨就去占位子了。但还是看到一位妈妈带着个十来岁的男孩，男孩左手拿着一个文件夹子，右手反转身拿着一束花，手势有些别扭，但很小心翼翼。我们半途下了车，不知道这对母子的终点站是不是温莎，文件夹子里是不是孩子给女王的画。

十点半准时到了西伦敦的朋友家，电视上，炮车和仪仗队已经在英国议会大厦列队站定，英联邦的首相们刚刚到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，查尔斯三世和王室成员正在前往英国议会大厦，朋友说：“你们错过了拜登和马克龙，他们早已到了。”

人们常常会说起某个历史时刻，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。例如人们常常会说：“肯尼迪遇刺的时候，我在……”或“阿波罗号登月时，我在……”或“香港回归时，我在……”等等。女王去世，是正在发生的历史，身在英国，总觉得应该对这位英国人人爱戴的女王奶奶做点表达。这对好友家住A4公路边上，是女王灵柩前往温莎堡的路线，于是，几位朋友便约定一起到他们家看国葬直播，之后去路边等候灵车，向女王致以最后的敬意。

告别女王，真正是告别了一个时代。女王去世虽然多年来进行过无数次的演习，但九月八日那天，还是让人不可置信，要知道，她在之前两天刚刚接见过两位英国首相，每位都交谈了四十

分钟啊！议会里传过来传过去的小纸条，主持人匆匆换上的黑领带，前往苏格兰行宫的她的家人，那天的倾盆大雨……这位在钱币上在邮票上在人们生活中恒久的女王，完成最后一项重要的工作，就这样平静地走了。

九月十四日下午，女王灵柩从白金汉宫前往英国议会大厦，五时，英国议会大厦对悼念的民众开放，队伍已经沿着泰晤士河南岸排开，蜿蜒不见尽头。那天下午，我去伦敦南岸中心的 Hayward 画廊去看“黑色惊艳”（In the Black Fantastic）展览，此展是十一位非洲艺术家的作品，有雕塑、绘画、设置、电影、照片、编织物等丰富多彩的模式，表现了传说、神话、科幻、政治思考。在悼念女王之际，想到王权、种族、大英帝国、殖民地、英联邦的种种讨论，觉得这个展览非常应时。进展厅的时候，沿河排队的人们在耐心等待，出来时，队伍已经往前行进，速度还不慢。那时的预估，队伍长度两英里半，等待时间五到六

个小时。有趣的是，从展厅出来的，一大半是黑皮肤；匆匆前行的队伍，绝大部分是白皮肤。

十五日下午，我去环球剧场看莎士比亚的《亨利八世》，出了伦敦桥地铁站到了河边，前往英国议会大厦悼念女王的队伍正在行进，此时队伍长五英里，等待时间为十几个小时。沿着河边，跟着队伍走了十来分钟，心里有一些冲动，是否要继续走下去？佩服这些走走停停以脚步来丈量土地、以耐心来回报女王、以等待来见证历史的人们，如同朝圣之旅，“前往”的艰难过程和最后的“到达”同样重要。但到了环球剧场，我还是离开了队伍。《亨利八世》的结尾，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出生，多少与女王也有些关系。

下午两点，女王灵车从我们面前缓缓驶过，大幕将在今天落下。📺

下午两点，
女王灵车从我们
面前缓缓驶过，
大幕将在今天落
下。